歷代名臣奏疏

歷代名臣奏疏卷之五

明太史王錫爵擇

王昭素治世養身對　宋太祖開寶三年

昭素有學行帝召見便殿命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斂容對曰此文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諷諫微旨帝大悅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帝愛其言書於屏几

温叟過明德門對　宋太祖開寶四年

劉温叟重厚方正一日晚過明德門帝方與中黄門數人登樓温叟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翌日請對且言人

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呼道而過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帝善之及卒有司請除中丞帝曰必得純厚如溫叟者乃可

張齊賢條陳十事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

初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一曰下并汾二曰富民三曰封建四曰敦孝五曰舉賢六曰太學七曰籍田八曰選良吏九曰懲奸十曰謹刑内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善太祖怒令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官之他日可使輔汝爲相也至是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寘下第帝不

悦故一榜盡賜及第

張齊賢請取幽薊疏　太平興國五年

畧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夷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

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歛衽而至矣

○田錫上軍國朝廷議　太平興國六年

錫爲左拾遺好言時務既居諫職上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以議平渫之功駕馭戎臣爲要機而大體之一也脩德以來遠宜罷交州屯兵其二言合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軒紀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陛下擇材任之使各司其局其三言闈苑廣御造[illegible]令

無本廳即曹無本司九寺三監寓天街之西廊貢院就
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耶臣願陛下別脩省寺用
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吏枷杻鉗鎖皆有定式未聞以鐵
爲枷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五臟皆麗於背遂減徒
刑況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也疏入
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或謂式今宜少晦以避讒忌錫
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以一賞可奪耶

○姚坦假山諷　太平興國八年

益王帝第五子元傑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衆皆褒美
坦獨俛首王強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

問故對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税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爲假山未成聞之亟毁焉

田錫應詔直言　宋太宗雍熙元年

五月乾元文明二殿災詔求直言田錫上疏畧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事又言時久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致理誰敢不謂之致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

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進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事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諫宰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寡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置之為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

田錫開寶寺塔疏　宋太宗端拱二年

塔藏舍利也疏云衆謂金碧熒煌臣以為塗膏釁血

田錫上不雨言　宋太宗端拱二年

自秋徂冬不雨錫言此實陰陽失和調燮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人之失而規過未能君宰不悅

○錢若水竭誠報國對　唐太宗淳化四年

帝謂士之學古入官紆青拖紫足爲榮矣豈得不竭誠報國乎對曰高尚之士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于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帝然之

○呂蒙正上元直言　宋太宗至道元年

春正月帝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

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雖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朱台符對直言疏略　宋真宗咸平二年

陛下踐祚以來彗星一見時雨𠦜愆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宜重農以積粟簡卒以省費將相之任以安邊擇守令之選以惠民答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爲計矣又言無名之賞賜不急之造作妄費百端動作千萬加以教化未甚行廉恥未甚立法壞盡一之條吏無懲惡之實背理傷道非爲公家忠計不可一二舉也

何亮安邊書　宋真宗咸平二年

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鈔刼益甚乃遣齊賢行邊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通判永興軍何亮使還上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榷之則戎狄之地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故西域戎狄合之爲一二患也冀北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咸取足乎西戎既割分爲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爲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秦涇儀渭之西北諸戎是也如捨靈武則合而爲一夏賊桀黠挾諸戎不得貢馬則不知戰馬從何來三

患也請築薄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粮道靈武居絕塞之外不築此二城爲唇齒與捨靈武何以異哉輔臣咸以靈州爲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

陳恕錢穀對　宋真宗咸平六年

陳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加之

李沆憂勤議　宋真宗景德元年

時西北用兵或至旰食參知政事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

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旦以爲不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

○孫奭諫封禪疏　宋真宗祥符四年

初帝將有事汾陰而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事且曰陛下才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卜征五年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不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又上疏言今之

奸臣以先帝嘗傳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胡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乃卑辭厚幣求和於契丹麼國蔡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爲空言以誣下罔上爲已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奸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嘆痛惜也時群臣爭奏祥瑞奭又言方今野雞山麋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陛下何爲而不思也帝嘉其志而不能從

孫沔直言　宋仁宗景祐二年

霽天威用存國體疏入責知衡山縣洊未知復上書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艷冶之色宸禁晝嚴乘輿天遠未見款召名臣請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倚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又曰願推擇大臣講求言道極論精思品藻賢哲遂刺史縣令若懦貪殘之輩以和於民罷公卿大夫諂佞讒之士以肅於朝簡掖庭之幽曠以求錫善之慶抑宦寺之重任以防昵近之私書奏再責永州

夏竦經畧夏州十策　宋仁宗寶元元年

一教習強弩以爲奇兵三羈縻屬羌以爲藩籬三詔喻厮囉并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士人爲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并邊冗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采用之

范仲淹論邊事　宋仁宗康定元年

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若昊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爲今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其關內使無

虛可乘寇至邊城清野不得大戰關中稍實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

蔡襄增置諫官疏　宋仁宗慶曆元年

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歐陽脩王素余靖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爲禦之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耳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寔

○歐陽脩進朋黨論　宋仁宗慶曆元年

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皆自然之理然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貨財同利時暫相黨引以為朋偽也及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為君者但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蔡襄論進賢退邪　宋仁宗慶曆元年

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

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呼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関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

趙師民罷崇政殿說書疏　宋仁宗慶曆四年

帝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上言曰帝王治體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警[illegible]不復得進見是以為先王遺籍可以講[illegible]之

朝不足贊有爲之世臣愚以爲過矣

宋祁上科舉議　宋仁宗慶曆四年

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律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

韓范議和守戰三策　宋仁宗慶曆四年

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言爲今之策當以和好

爲權宜戰守爲末務因畫和守戰三策又言北戎久強今乗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爲之備禍未可量請京師以備之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諫官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脩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爲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用

孫抃手疏論時弊　宋仁宗皇祐五年

臣覩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諒者所謂才無乃是乎若然臣不能也

杜衍遺疏　宋仁宗嘉祐二年

無以少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嗣
以安人心

變文體　宋仁宗嘉祐二年

時士子習尚險怪奇澁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驅扇浮薄重虧雅俗非取賢斂才備治具之意及歐陽修知貢舉遂痛加裁抑時所推譽皆不在選澆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詆斥之然文體自是亦少變

韓琦請建皇嗣疏　宋仁宗嘉祐三年

時帝春秋高且以疾不能御殿而儲副未建范鎮雖解

言職請之益切而帝依違不決琦既相乘閒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手帝不答

劉敞諫日食用牲於社疏　宋仁宗嘉祐四年

春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用牲於社帝避殿不受朝知制誥劉敞言社者上公之神羣陰之長故日食則伐鼓於社所以責上公退羣陰令反祠而請之是屈天子之

禮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貶重非承天戒尊朝廷之義也

王安石萬言書　宋仁宗嘉祐五年

大要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

司馬光三劄　宋仁宗嘉祐六年

其一論君德曰臣切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辯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臣切見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泛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踐祚垂四

年而朝廷紀綱猶有廢缺閭里窮民尤有怨咨嗟息者群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一亦有所未盡歟臣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數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盡察得失一皆有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為之寒心哉望陛下以天性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

其二論御臣曰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曰任官曰信

賞曰必罰國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矣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略者爲將帥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官不舉職不賑臣請伏面欺之誅

其三論揀軍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

五規　宋仁宗嘉祐六年

一曰保業其略曰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難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顛稽顙而爲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爲二力相參者則爲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群雄已服衆心已定常人之性皆以爲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有驕惰之情生驕者玩兵黷武窮奢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

渙然四方麋潰秦隋之季是也斯不亦守之至難乎

二曰惜時其略曰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彖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故能保其令聞永久無彊

三曰遠謀其略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國家閒暇無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修整其政治也

四曰謹微其略曰宴安怠惰肇荒淫之根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原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

六者其初甚微而日滋月益遂至深固知此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

五曰務實其略曰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國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迩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過審官之實也詢安危防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鬬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

司馬光請建儲嗣疏　宋仁宗嘉祐六年

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

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

韓琦請太后還政　宋英宗治平元年

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禀帝裁决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太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宮耳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使能復辟誠馬鄧之所不及未審决取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鑾儀司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

群臣濮王典禮議

宋英宗治平二年

詔議崇奉濮王典禮䄂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夫人王氏韓氏僊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衆以爲然議成珪即命吏具以光手藳爲案

而上奏曰先王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敬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者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統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以高

官大國譙國襄國僊遊𭃄封太夫人於之古今爲宜稱於是中書奏王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參知政事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奏詔下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以不當議稱皇考六月甲寅太后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司馬光直言災異疏　宋英宗治平二年

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異乎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老弱流離積尸成丘今夏癘疫大作彌數千里秋收未穫暴雨大至都城之内道路乘桴官府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者乎又曰當陛下初得疾之時聞皇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爲陛下叩頭祈請額爲之傷豈可謂無慈愛之心不幸爲讒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陛下爲人之子安可遂生忿恨乎先帝擢陛下於

衆人中并爲天子惟以后數宮主託陛下而棒宮在禁

已失太后歡心長宮主數人屏居閑宮此陛下所以失

人心之始也又曰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不能

舉知人之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

能從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又曰臺諫天子之耳目防

大臣壅蔽陛下當自察其是非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

肯以己之所行爲非而以他人所言爲是乎此乃陛下

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

呂誨論尊濮王禮　宋英宗治平三年

太后手詔尊濮王禮爲濮安懿皇稱親讙國夫人王氏

襄國夫人韓氏、僊遊縣君任氏並稱后、自是公論愈激
呂誨謂長君臨御萬幾自出宸斷何必假母后命以籍
公議之口、使天下歸怨謗於人主、今復以移於母后政
府雖巧飾百端、終爲負先帝之恩虧陛下之義違聖人
之禮、失四海之心、皆繳誥待罪、

○論節用　宋神宗熙寧元年

時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
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
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國
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

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也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荅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遂不復辭

富弼治道對　宋神宗熙寧二年

初弼自汝州入覲詔命毋拜坐語帝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

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獨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繫禍福不細帝默然欲留之

邵雍論氣候　宋神宗熙寧二年

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詔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先是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自此多事矣至是雍言果驗云

蘇轍論免役法 宋神宗熙寧二年

立免役法，詔劉彝等八人察農田水利賦役于天下。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謾之患。今乃舍此不用，竊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獘。唐楊炎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於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租調與庸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柰何復取庸錢？且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蓋古者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於官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柰何至於官戶又將

役之邪、不聽、

○呂誨劾王安石疏　宋仁宗熙寧二年

初王安石既執政、帝倚任之、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茲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柰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置諸宰輔、天下必授其禍、上疏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今略疏安石十事、初託

疾及除知江寧府乃從命一也除小官則遜避承重任而不辭二也請坐講自尊三也乞御批以沮異議四也挾情壞法徇私報怨五也入翰林則惟欲其弟貴顯在政府則無非賣弄威權六也貶黜異已專權害政七也奏對不知敬畏爭論遂致誼譁八也上方親睦九族乃黨張辟光離間岐王之罪九也邦國經費在三司乃欲額外增貟十也誠恐陛下悦其才辯久而倚毗情偽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姦得路群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

斯人也、疏奏安石亦求去位、帝詔視事宜如故、誨遂求去、乃出知鄧州、

蘇轍論行均輸法　宋神宗熙寧二年

蘇轍言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

○范純仁論行均輸法疏　宋神宗熙寧二年

純仁言、臣常親奉德音、欲脩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弘羊行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爲之、掊克生靈、斂怨生禍、

安石以富國强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已者爲不肖意合者爲賢人劉琦錢顗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哉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

蘇轍諫行青苗法　宋神宗熙寧二年

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以常平糴本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一如陜西法陜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所轄戍兵而糧儲不足審訂其缺令民自隱度麥粟

之羸先貸以錢俟穀熟乃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
餘糧令既具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
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然出納之
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
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
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
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
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
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今
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劉

晏之功可立俟也

富弼論君子小人　宋神宗熙寧二年

弼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韓琦請罷青苗法疏　宋神宗熙寧三年

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幷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上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借且鄉

户上等并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并之家今令多出之錢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絶相違戾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爲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户必不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艱將來必有督責同保均陪之患陛下勵精求治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乞盡罷諸路提舉官依常平舊法施行

司馬光論守法　宋神宗熙寧三年

帝御邇英閣聽講光讀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法也使三代之君常

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曰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

司馬光論青苗法弊　宋神宗熙寧三年

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則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

司馬光求解樞密副使疏　宋神宗熙寧三年

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

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

孫覺條奏誤認周官泉府之妄　　宋神宗熙寧三年

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賖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與國服為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況國用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耶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

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

○程顥論新法之非　宋神宗熙寧三年

顥言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况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姦正者乎正使求僥倖小有事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

○蘇軾三言疏　宋神宗熙寧三年

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

宰之忿務所以當諫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

蘇軾新法不便疏

宋神宗熙寧三年

軾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所言者三言而已

臣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弘羊之説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

而貪富強仁祖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當隨天下公議今者切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昔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

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爲問

○呂陶對賢良方正策　宋仁宗熙寧三年

詔舉賢良帝親策之大原判官呂陶對曰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間老成之謀不興疆埸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

○范鎮乞致仕疏　宋神宗熙寧三年

鎮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諫官孔文仲制舉不見用二宜

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呂大臨
蘇頌諫院爲之罷胡宗愈王詔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
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
謝景温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掎摭其過執政不悦孔文
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
得孰失其能逃聖鑑乎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
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進殘民之術又表謝
咨曰顧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
腹心以養平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
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

使天下陰受其禍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王拱辰諫立保甲法　宋神宗熙寧三年

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於罪罟也浸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户以紓之主者損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户得免

○司馬光四不如疏　宋神宗熙寧四年

司馬光判西京留臺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

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惟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乃從其請光即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

呂誨引疾論政疏　宋神熙寧四年

誨上疏言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藥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寖成風痺遂艱行

非秪悍䟦戾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蓋以身疾喻朝政也

○劉摯劾王安石疏　宋仁宗熙寧四年

劉摯上疏言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其言愛君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為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此風浸盛漢唐黨禍必興矣又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精厲政天下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搖舉天下無

一物得其安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淤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徧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爲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爲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獨與一掾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

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

文彥博論變舊典失　宋神宗熙寧六年

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為先陛下勵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耳及市易司立至果實亦官監賣有傷國體凡衣冠之家罔利於市縉紳清議尚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不為物議所非者乎

○鄭俠上流民圖　宋神宗熙寧七年

初光州司法叅軍鄭俠監安上門及久旱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竝城民買麻糝麥麩合米為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乃繪為圖奏疏詣閤門不納遂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言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料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眼亦可流涕況千萬里之外哉陛下觀臣

臣行臣之言一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府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八事民間之讙呼相賀

韓琦條陳邊策七事疏　宋神宗熙寧七年

琦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䘏彼見形生疑其事有七招高麗朝貢一也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二也植榆柳於西山以制蕃騎三也刱保甲四也築河北城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臣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富

強則可以鞭笞四夷復唐故疆然後制作以文太平故新制日下更改無常此爲陛下謀者大誤也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且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如將官之類因而罷之者以釋其疑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

王安國特召對　宋神宗熙寧八年

初安國仕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帝以安石弟之故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王安國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安國對曰文帝

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須呼吸之間悲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内興於禮義幾至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

王安禮言星變疏　宋神宗熙寧八年

王安禮應詔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不均不直

謂忠者爲不忠、不賢者爲賢、乘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帝覽疏嘉嘆、諭之曰、王珪欲使御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不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

司馬光論去五者弊法　宋神宗熙寧九年

光自洛貽書吳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别利害、開言路、以

悟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為痼疾矣

呂公著論寬刑疏　宋神宗元豐元年

公著上疏曰近日數起詔獄有司酷於鍛鍊比至臨決多從末減昔于公一郡之刺史耳猶以陰德有報況於萬乘之尊固宜受福無疆施於萬世願陛下親正士拒壬人必有忍以濟事功推內恕以及人物於以崇起忠厚保合太和則易所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詩所謂干祿百福子孫千億者蓋將以類而應帝曰卿所奏深得人臣盡規之義時獄犴寢蕃而帝繼嗣不廣故及之

富弼休兵息民疏　宋神宗元豐六年

弼遺表曰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以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利習成敝風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恥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羌夷較勝負願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圖保甲州縣奉行勢倅星火人情惶駭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爾

○呂公著荅太后遣使迎問對　宋神宗元豐八年

公著言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爲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爲務與己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之利病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乃上十事曰畏天愛民脩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

司馬光奏罷保甲法　宋神宗元豊八年

司馬光言於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藉鄉村之民二

丁取一授以弓弩教之戰陳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棚除草爲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

○奏十科舉士法　宋哲宗元祐元年

司馬光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

序未必皆才已該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知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請讞凡十科舉士應侍從以上每歲於十科舉三人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按籍視其所舉科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繆舉之罪

司馬光奏罷明法科　　宋哲宗元祐元年

光言取士之法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盖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令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

蘇軾論役法　宋哲宗元祐元年

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歛民財十室九空聚歛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此二害

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然之軾又陳於政事堂以爲役法可顧不可差第不當於顧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爲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何必改法

○程頤親賢疏　宋哲宗元祐元年

順上劉子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明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况陛下春秋方富雖睿智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少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成養聖德。

○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　宋哲宗元祐元年

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

陛下使敎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

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惟懼玷缺外聞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

韓維四思對　宋哲宗元祐元年

初神宗崩維以提舉嵩山崇福宮赴闕臨哀太后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

程頤修定學制　宋哲宗元祐元年

頤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數十條、

草安置呂惠卿制　宋哲宗元祐元年

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蘇軾草其制曰、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

諭之政自同商賈手寔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天下傳誦稱快焉

○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　宋哲宗元祐二年

頤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熱只乞就崇政延和殿聞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侍講皆坐講立講之

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為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常安民孤棣巨石喻　宋哲宗元祐三年

鴻臚丞常安民貽呂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心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

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内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士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覆流萬世乃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没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嘆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攖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

制十虎則虎勝柰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

○范純仁極言朋黨之禍　宋哲宗元祐三年

純仁言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曆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升補外造謗者共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

○范祖禹諫權罷經筵疏　宋哲宗元祐四年

會夏暑權罷經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不學繫他日治

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干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

蘇轍諫調停疏　宋哲宗元祐五年

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惑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太皇太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同氷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此輩若返必將戕害正

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爲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太皇大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有理調停之說遂已

○范祖禹諫防離間疏　宋哲宗元祐八年

時太皇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上言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今日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息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可不慎哉太皇內決大策擁立陛下斥姦邪抑僥倖九年之

間雖德澤深於天下然小人怨者多矣今必有小人進
言曰太皇不當改元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離間之
言不可聽也陛下初位上書言法不便者萬數太皇因
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而改也既改
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亦以衆言逐
之皆上負先帝下負天下者也惟陛下清心察理敢以
姦言進者痛懲一人以警群慝則帖然無事矣若稍入
其言則姦言繼進萬一追報之禮少有不至於太皇聖
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今初視政事小人乘間伺
隙正在此時不可不謹防之此等既上誤先帝今又將

復誤陛下天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時蘇軾方具疏將見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巳草疏入不報

范純仁論先朝行青苗法害　宋哲宗元祐八年

純仁趨入覲帝問先朝行青苗法何如純仁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退而上疏其要以為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

○范純仁詆群小排宣仁時事疏　宋哲宗祐八年

時會群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

烈誠心盡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
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稍放而行以
誠薄俗、

○呂大防論祖宗家法　宋哲宗元祐八年

帝御邇英殿呂大防等進曰祖宗家法甚多所立最善
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
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仁宗以
姪事姑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本朝宮禁嚴
密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　預政事本朝母后之族
皆不預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

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本朝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惟本朝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帝深然之

范純仁諫中出用大臣　宋哲宗紹聖元年

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言於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

常安民論蔡京疏　宋哲宗紹聖二年

安民論翰林學士蔡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内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時京之姦未著人多未測而安民獨言未見信也

許將論本朝治道　宋哲宗紹聖四年

時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爲問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

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輙戮大臣也帝深然之

范純仁清心寡欲疏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純仁疾革口占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己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誣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

范純禮論元祐諸臣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范禮從容言於帝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

嘗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之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爲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以藉口以元豐爲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爲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

陳朝老論何執中疏　宋徽宗大觀三年

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驩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若蔡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一身臟腑受診已深豈庸庸之醫

所能起手、執中寅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
經體贊元是猶以蚉負山、多見其不勝也、

○曹輔諫帝微行疏　宋徽宗宣和元年

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輕
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順莫
敢言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廛
陌郊坰極遊樂而後返、豈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
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則為腹
心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
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

損威傷重之況有臣子不忍言者乎可不戒哉

○宋昭上書諫伐遼　宋徽宗宣和四年

童貫師師伐遼亡使人來言曰女直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隣基他日之禍謂得計可乎救災恤隣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朝散郎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隣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

楊時救時策　宋徽宗宣和五年

楊時為邇英殿說書時入對言於帝曰熙寧之初大臣
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
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
之政事著在令典皆焚之以滅其迹自是分為二黨縉
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
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
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
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
又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為阻衛士人各異心緩急不
以恃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帝首肯之

李綱上時事疏　宋徽宗宣和七年

綱上書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紀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内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托之意時議金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

陳東請誅六賊書　宋徽宗宣和七年

大學生陳東率諸生伏闕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内李彦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遼金敗祖宗之盟失中

國之信劍開邊隙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帝嘉納之

○楊時奏罷王安石配享疏　宋欽宗靖康元年

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蠧國害民幾危社稷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王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

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以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詔罷王安石配享

○崔鶠極論闕失疏　宋欽宗靖康元年

鶠上疏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更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己者此京之本謀也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大學之盛也澥尚敢為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說取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

蘇軾黃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説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錮多士固已密矣而瀕猶以爲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原京與瀕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由之以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敦樸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爲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起復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爲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闢邊而塞塵犯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遺腹心考定之同已爲正異已爲邪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忍使其餘蠹破壞天下京

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

何㮚論三鎮　宋欽宗靖康元年

集從官于尚書省議三鎮中山太原河間棄守百官多請割與金人以紓國禍何㮚曰三鎮國之根本柰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㮚論辨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爲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曰善

○李綱請堅壁拒金議　宋欽宗靖康元年

金人復圍京師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

已而肆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

名臣奏疏卷之五終